

继《指环王》之后即将惊现的大片

罗马戒指



作者：高宜（旅德作家）

ROME RING

2000年前的罗马古戒惊现当世，有人100万欧元巨款收购！

盗墓者却死于离奇车祸！

层层迷雾笼罩的是什么？

一个家族传承了2000年的承诺

一笔巨大财富继承的信物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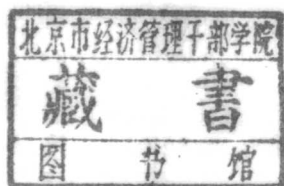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 7.5
P53

111529



高宜 著



ADA14/01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戒指/高宜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4. 4

ISBN 7 - 80195 - 067 - 4

I. 罗...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8094 号

罗马戒指

作 者/高宜 著

出 版/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徐尚定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子信箱/jiuzhoupress@vip.sina.com

责任编辑/郭德军

装帧设计/红十月工作室

总 经 销/九州出版社发行部

电 话/(010)68992192/3/5/6

经 销/各地书店

法律顾问/北嘉法大律师事务所

印 刷/北京神剑印刷厂

开 本/880 × 1230 1/32 开

印 张/8 25

字 数/157 千字

版 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7 - 80195 - 067 - 4/1·178

定 价/1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引子 离奇车祸

眼前的情景使李警官震惊

.....1-25

第一章 史雾疑云

很快就要入冬了

.....27-62

第二章 古墓怪影

那天夜里,刘小亿要货要得急

.....63-125

第三章 沙漠之旅

经过几个星期的意大利语学习

.....127-191

第四章 罗马寻踪

螺号和扛在肩上的长号

.....193-213

第五章 深山古屋

安凡克和文静在罗马

.....215-251

第六章 尾声

天空蓝得像洗过一样

.....253-257

引子

离奇车祸



一

眼前的情景使李警官震惊，疑惑，更感到不可思议。

这条山谷陡峭，高峻，山沟深度足有一百多米。仰头看，满眼是色泽单调结构乏味的败灰色岩石。崖面上乱石交错，牙尖齿利，构成形象各异像狼牙一样龇牙咧嘴的姿态。从这样一种可怕的悬崖上往下掉，不



要说车辆，就是跳伞运动员也难保不被尖锐的岩石划得稀烂。

李警官歪着头反复打量已经烧得弯曲变形的吉普车。从这么高的悬崖上掉下来，车窗玻璃已经粉碎，门钮断折，轮胎横飞。奇怪的是车子框架基本完整，不像一般情况下被摔成扭曲的麻花状。更怪异的是车上的乘客，他们的遗体虽然被火烧得变形，但每个人的面部表情尚清晰可辨。

坐在车上的三男一女，个个神态安详，动作适意。好像是刚刚参加了一场宴会，酒足饭饱，舒服满意地踏上归程。哪有一丝从百米多高的悬崖飞车下坠，眼看就要粉身碎骨的惊慌和恐惧？

如果不是李警官外调一个案犯到山西省荒凉的吕梁山地区出差，他绝对不敢相信世界上会发生如此怪诞的车祸。

把李警官引来的不是车祸，而是乘坐在这辆车上的两个人，他们是李警官亲手抓获过的文物走私集团的重要案犯。其中，还有一个是从监狱里离奇越狱，已经远走高飞到文莱王国的主犯刘小亿。眼看自己追踪多年，数次落网又能离奇逃脱的主犯这张被火烧得近乎非洲黑人的面孔，李警官不禁吁了一口长气。

像三年前一样，刘小亿端坐在审判间里的木凳上，面部安详，略含微笑，根本不把审判员的震怒放在眼里，而这一次，他更像是嘲笑李警官到来得太晚，冷手执着个热山药，这



算是哪门子本事。

李警官再一次仰头向车辆掉下来的半山頂上看,黄昏的
山顶人影幢幢,那些都是省厅搜寻证据的干警们。

李警官再次用脚步度量从山根到吉普车坠落地点的距
离,其实不用量,人人都能看得出来,除非这辆吉普是特制的
赛车,或者在坠崖前有意地加速到起跳速度,否则,任何车辆
都不可能坠落在这个远离山崖的地方。更何况地面上没有任
何车辆冲刺向前的划痕。给人的感觉是,这辆吉普车,不是从
山顶公路急转弯处呈抛物线跌落至谷地,而是像直升机一
样,向前飞行了十几米,然后垂直落下,摔得稀烂。

更不可思议的是,车上乘客们直到落地燃烧的最后—
刻,根本没有感到车祸的惊慌和恐惧。虽然他们都是见多识
广的走私大案的主犯。现场的一切,都是那么难以解释,不可
思议。

拍过像片,量过距离,李警官仍然不急着重翻动尸体。他绕
着车子反复观察,试图再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但是,他很快发现,同事们已经把每一寸土地仔细翻查
遍了,遇难汽车的周围确实没有一丝其他的痕迹。

这时,冬天的暮色很快就降临了,李警官仍然一无所获,
他决定搬出尸体,继续检查。

他嘱咐省厅的干警首先检查刘小亿。尸体被小心翼翼地
搬下车,僵硬的像是一尊蜡像,含笑的嘴角仍在嘲笑着李警



官。

“请停一下。”李警官打了一个手势，两个警察停下来。

李警官走近被抬起的尸体，看到在刘小亿被烧成焦炭的躯干上，有一个乌黑的腰挂小包。

当戴着手套的双手轻轻解开腰带，被烧得焦脆的腰带立即应声而断，一个被熏黑的皮包沉甸甸地落在李警官手中。

李警官摆摆手，干警把尸体抬走，放在远处的地上。

这是一只质地坚硬的腰包，只要扣在皮带上，一般很难松开。文物贩子喜欢用这种包具，不仅坚实，而且易于隐藏。

李警官在打开腰包前感到有些怪异。

刚才他已经看到到腰带被高温烧灼后严重炭化的状况，奇怪的是，这只与腰带拴在一起的腰包似乎并没有被火严重烧灼。用手轻轻抹去表层的黑灰，腰包立刻变成一只崭新的皮货，表面油亮不说，内部更是柔软新颖，色泽鲜艳。

李警官小心翼翼地打开腰包，里面是紧紧包裹在一起的高档丝绸，丝绸被一层层地打开了，在最后一层丝绸中间，躺着一枚又大又沉的钻石戒指。

.....



二

文静还没走到学校大门，远远就看到安凡克笑眯眯地靠在门卫室的窗台上等她。

整个大学都在猜测安凡克到底是哪个民族的人。他身材修长，肩膀宽阔，穿着牛仔褲的长腿很帅地挺直。

这样的身材与汉族偏矮偏瘦的体型差别很大。

不用仔细看，人们还会发现他的头发透出一种淡淡的金黄色，而一双眼睛经常闪现出打动人心的幽蓝。

大部分同学立刻断言他是哈萨克族人，也有人猜测他是维吾尔族，如果他不是与大家一起住在普通学生宿舍的话，更多的人会判断他是纯种的欧洲人。

最初几个月，安凡克对自己与众不同的外表充满了自卑。这是他出生长大那个村子里人们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从孩童时开始，大人就教导他要回避与其他村子的矛盾，宁可忍让，宁可吃亏，遇到事情赶快躲开，千万不要发生冲突。

所以，作为好孩子好学生的安凡克进入县城的中学，乃至现在进入大学，一向都是足不出户，避免与他人交往。



每当周围聚集的人多起来的时候，他几乎不敢抬头，他感到人们无时无刻注视着他的目光，他从来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挑衅，一种反感。这种感觉时刻侵蚀着他的心，直到他遇到了文静。

文静和安凡克的相识绝对不像故事书里写的那样经过多少巧合，发生多少惊喜，产生多少震撼。

安凡克在大学新生报到处打交道的第一个人就是文静。

当时安凡克走到管理登记的老师面前，一开口，老师就愣住了。因为，老师听不懂他的语言，还以为是外国留学生走错门了。但在不远处登记的文静听到了他的话，知道他不是外籍留学生，因为他讲的是地地道道的西北土话。鼻音浓重，话音绵软，文静就立刻跑过来帮忙。

在北京的这所名牌大学里，最流行的是普通话，即使是刚刚报到的外地新生，好歹也能讲几句应急的普通话。所以，当安凡克一开口，带出那种浓重的大西北口音时，一时之间竟然没人能听懂他在讲什么。

巧的是，文静的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她从小就受到西北口音的熏陶。虽然她的北京话讲得原汁原味儿，但西北口音对于她也算是半个母语，理解起来毫不吃力。就这样，文静过去，把安凡克的话解释给登记的老师听，这才打破了刚才的尴尬局面。文静帮助他办好手续后，索性暂时承担起了翻译的工作，几天下来，他们成了好朋友。



到了这个时候,全校同学里面,也只有文静等少数几个人清楚,安凡克是中国大西北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的乡下孩子,纯种西北土著。

至于他那唬人的身材和西方人的外表,则肯定是被黄河水浸泡得太久了或是被高原风沙吹得太烈了。

总之,文静很快就习惯了他那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走在北京繁华的大街上时,安凡克的双眼炯炯发亮,睁得好大,对什么都好奇,都看不够,都激动,常常慌乱得语无伦次。

文静是一个很乖巧的女孩子,出生在北京,对北京喧闹的环境习以为常,镇定自若。她娴静的外表,小巧的身材,秀气的脸庞,没有一处不在强烈地吸引刚刚离开偏远农村的安凡克。

当然,安凡克自知他们的条件相差太远,文静像天上的仙女那样遥不可及,可远观而不可亲近也。但文静自从和他认识以后,一直对他春风细雨,小鸟依人,俨然就是他的女朋友。

时间一久,安凡克开始从内心深处接受文静是他的女朋友这个美丽的事实。虽然,午夜梦回,静夜长思,常常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会产生出一种虚幻的恐惧。但是,当天色放亮,文静像往常那样笑咪咪地出现在宿舍门前时,安凡克立刻豁然开朗,心情激荡,承认眼前这美好的一切绝非梦境。

几个月大学生涯,安静的课堂,喧闹的学生餐厅和美妙



的湖畔柳荫都使得安凡克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首先是他的西北口音,每天早上,文静逼着他像学习外语一样练习讲普通话,甚至直接学习讲纯粹的北京话。经过文静严格而又耐心的纠正和几个月无时无刻的训练,他的发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大西北的土腔消失了,代之以有些饶舌但味道纯正的北京普通话。其次是他的举止,文静教导他如何与其他人相处,掌握言谈举止的技巧,很快,他的举手投足就具备了首都大学生那种潇洒的翩翩风度。

第一个学年快结束的时候,安凡克觉得自己已经是半个北京人了。

“今天咱到哪里去?”安凡克等文静走近,立刻用还不是很纯熟的北京话问。

“好,有进步,”文静觉得他的发音生硬,不禁莞尔,但还是用鼓励的口吻说,“先说说你想去哪儿?对了,你不是打算寒假回家吗,还不如买些东西在回去时带给家人吧。”

“那,那不成为了我而上街了?”安凡克有些不好意思。

“为你就为你吧,走。”文静扯扯他的衣袖。

安凡克立刻乖乖地跟在文静身后走出学校大门。他们的对话使站在门前冷得跺脚的门卫偷偷地发笑。

“这哥们儿是哪儿来的主儿?老外吧?”一个门卫问另外一个。



门卫的对话安凡克听不到,此时,他和文静已经跑到街对面的公共汽车站了。

北京的街道永远是车水马龙,人群蜂拥。汽车和自行车穿插拥塞,互不相让。

安凡克看着公共汽车司机灵巧地驾车在人群和自行车群中穿插,不谦让胡乱穿行过马路的人,但也不碰到他们,真是机智灵巧驾技超群,不禁感慨地说:“以后毕业了,我也当一阵子汽车司机。”

“哟,就这么大的志向,公交汽车司机?”文静捂着嘴笑。

“不是,不是公交汽车。”安凡克知道自己又说错了,赶紧改口,“我是开小汽车,自己的小汽车,那也需要高超的技术不是?”

文静笑着推他一把,“别瞎想了,咱上车吧。”

在这个高峰的时间挤上公共汽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文静一般上街都是乘空调车,车上人不多,大部分时间还有座位,就是价钱贵一些。文静知道安凡克身上没什么钱,加上快入冬了,挤就挤点儿吧。

他们一路挤到王府井,安凡克乐乐呵呵的,丝毫不感到难受。他后背顶住上下车挤过来的人群,用胸口保护文静,文静像是坐在摇篮里一样,随着汽车的启动和刹车摇来摇去。

直到下午四点,他们才逛完街。安凡克只买了几件内衣,外加给妹妹的一条秋裤和给爷爷的一只大烟斗。文静也顺手



给妈妈买了一条围脖和一双线手套。他们回到大街上，文静说，“走，到我家坐坐去。”

安凡克不好意思，“别，别去了吧。又要麻烦阿姨做饭。”

文静说，“叫你去，你就去，怎么还这样倔啊，你！”

安凡克说，“那我给阿姨买点儿东西。”

文静把手中的购物袋往他怀里一塞，“诺，这不就是礼物。”

文静过去带安凡克回过几次家，所以现在两个人到文静家很随便，文静根本不用事先跟家里打招呼。

文静家位于京西一套新买的花园公寓的五层楼上。四室一厅，两面是通屋的阳台，阳台包裹着通亮的大玻璃窗，室内显得格外宽敞亮堂。

安凡克每次见到文静的妈妈都可以讲几句西北话，这使他格外自在。文静的妈妈也很喜欢这个长相洋气但人又憨厚的老实小伙子。每次安凡克来家，妈妈总要准备特别多好吃的，让他饱餐一顿。逗得文静老拿妈妈开玩笑，

“妈把凡克当干儿子了，女儿都变得不重要了。”

妈妈笑咪咪地回答，“怕什么，我真的认下凡克，让你饿死。”

“不嘛，不嘛。”

文静撒娇地抱着妈妈乱闹。

安凡克喜欢这种亲切的家庭气氛。



从很小的时候,安凡克的妈妈就生病去世了,爸爸粗手粗脚地把他和妹妹抚养长大。安凡克很少感受过家庭的温馨气氛,尤其缺少母爱的慈祥和关怀。这些,他都在文静的家庭中得到了。所以,每次一到文静家,他就帮着打扫卫生,帮厨做饭,手脚忙个不停。

晚饭吃的是北京味道最浓的炸酱面外加炖带鱼。

文静的妈妈说,这是最老北京味儿的饭食了。过去那年月,大家都住大杂院,一家炸带鱼,满院子香气缭绕。做好饭,每家送一块炖好的带鱼,整个大院登时喜气洋洋,热闹非凡。每到傍晚,院子中央的大槐树下,扇着蒲扇的,给孩子喂奶的,做功课的,打招呼的,人声喧闹,气氛亲热极了。现在不行了,搬进这栋公寓楼,街坊邻居的亲热劲儿没有了。每家每户闭起门来过日子,互不相扰,有时候在街上碰了面,都不知道是一个楼门儿住了好几年的老邻居。

安凡克静静地听文静妈妈好听的山西口音,就像是听一首儿歌。但是,今天他的心情有些不安,因为他最近要回一趟家,回一趟千里之外的大西北老家。